

之權虜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今海內之望足爲楚漢輕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釋甲則羯寇必滅國耻必除虜在一方敢不竭命孤軍輕進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則懷舊之士欲爲內應無由自發故也故遠陳寫言不宣盡

荆衡元經薛傳作荆甸包胥之志作包胥之忠郊作都

### 封抽韓矯等上侃府疏

自古有國有家鮮不極盛而衰自大晉龍興剋平崕會神武之略邁蹤前史惠皇之末后黨構難禍結京

畿釁成公族遂使羯寇乘虛傾覆諸夏舊都淪滅山陵毀掘人神悲悼幽明發憤昔獫狁之彊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躡華裔盜稱尊號者也天祚有晉挺授英傑車騎將軍慕容廆自弱寇莅國忠於王室明允恭肅志在立勳屬海內分崩皇輿遷幸元皇中興初唱大業肅祖繼統蕩平江外廆雖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翹首引領係心京師常假寤寐欲憂國忘身貢篚相尋連舟載路戎不稅駕動成義舉今羯寇滔天怙其醜類樹基趙魏跨略燕齊廆雖率義衆誅討大逆然管仲相齊猶曰寵不足以御下況廆



輔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輕九命未加非所以寵異藩翰敦獎殊勳者也方今詔命隔絕王路嶮遠貢使往來動彌年載今燕之舊壤北周沙漠東盡樂浪西暨代山南極異方而悉爲虜庭非復國家之域將佐等以爲宜遠遵周室近準漢初進封廐爲燕王行大將軍事上以總統諸部下以割損賊境使冀州之人望風向化廐得祇承詔命率合諸國奉辭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專之可也而廐固執謙光守節彌高每詔所加讓動積年非將佐等所能敦逼今區區所陳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實爲國

計

陶侃報封抽等書

車騎將軍車騎將軍國忘身貢篚載路羯賊求和執使送之西討段國北伐塞外遠綏索頭荒服以獻惟北部未賓屢遣征伐又知東方官號高下齊班進無統攝之權退無等差之降欲進車騎爲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不能爲官摧勒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可不遲速當任天臺也

並晉書○任鑑作在

慕容皝

字元真廐子襲父位自爲燕王追謚文明皇帝

與庾冰書



孰雖稱燕王未有朝命時初破石虎平段遠因遣人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言朝廷不宜過任外戚又與冰書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奏聽孰稱王

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揔據樞機出內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為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

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已賢士歸心雖為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讐之憾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疆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

晉書○將不免元經薛傳作將有先帝作元帝○北堂書鈔孰與顧和書今致繡鞞一鞞太平御覽今致餼餽十斤人參十斤麻黃五斤



慕容儁

字宣英號子儁稱帝

手令常煒

冉閔僭號稱魏攻趙燕王儁欲救趙閔遣從事中郎常煒使燕不屈囚之龍城尋釋之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使就見煒疏謝儁令答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

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今大亂之中諸子

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

資治通鑑

慕容暉

字景茂儁弟三子苻堅滅之

答慕容恪慕容評

時暉境內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評並稽首歸政請送太宰大司馬太傅司徒章綬暉答之評等固請請暉再答遂斷其讓表

朕以不天早傾乾覆先帝所託惟在二公二公懿親碩德勲高魯衛翼贊王室輔導朕躬宣慈惠和坐而待旦虔誠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埽羣凶內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時洽雖宗廟社稷之靈抑亦公之力也今關右有未賓之氏江吳有遺燼之虜方賴謀猷混寧六合豈宜虛已謙沖以違委任之重王其割二踈獨善之小以成公旦復袞之大

再答

夫建德者必以終善為名位命者則以功成為効公與先帝開構洪基膺天明命將廓夷羣醜紹復隆周



之迹災眚橫流乾光墜曜朕以眇躬猥荷大業不能  
上成先帝遺志致使二虜遊魂所以功未成也豈宜  
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爲榮憂四海若荷擔然  
後仁讓之風行則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純鯨鯢未  
殄宗社之重非惟朕身公所憂也當思所以寧濟兆  
庶靖難敦風垂美將來侔蹤周漢不宜崇飾常節以  
違至公

並晉書

慕容泓

暉弟故燕濟北王  
燕將殺泓立弟冲

遺苻堅書

泓自稱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起兵關東  
衆至十餘萬推叔父垂爲丞相領大司馬

冀州牧吳王與苻叡戰于華澤叡敗績被  
殺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遣使謂堅堅  
怒召慕容暉責之曰泓書如此卿欲去者  
朕當相資暉尋被誅燕將立泓弟冲是爲  
燕西

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  
興復大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  
帝竝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  
返鄴都與秦以虎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  
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鷙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

意

晉書○將欲興復魏書云將欲興復大  
燕又云奉送乘輿并宗室功臣之家

鞠彭



戒子殷書

鞠殷為東萊太守時彭為燕大長秋以書戒殷殷得書推求得王彌從子立曹巖孫巖於山中請與相見深結意分

王彌曹巖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

資治通鑑

苻謏 鎮東大將軍豫州牧

與征南大將軍慕容垂侍中皇甫真牋 垂字道明

皝第五子奔秦後僭稱帝為後燕 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燕敗從苻堅入關為奉車都尉

謏為苻堅將據陝降于燕慕容暉暉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

略又受堅間貨固執不許謏恐救師弗至乃箋於慕容垂皇甫真垂得書私於真曰方為人患者必在於秦暉竟為堅所滅

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為日久矣今若乘機

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 晉書

前秦

苻堅 字永固一名文玉本略陽氏人祖洪徙家于鄴為秦龍驤將軍弒主生自立僭稱大

秦天王為姚萇所執自經歿

與諸鎮書

習鑿齒廢居里巷堅滅樊鄧素聞鑿齒名與釋道安並致焉與語大悅以其蹇疾裁堪半丁與諸鎮書俄以疾歸襄陽



昔晉氏平吳利在二俊今破漢南得士一人半耳續

陽秋○二俊一作二彥晉書作二陸末句作獲士裁一人有半耳○釋道安傳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

萬之師惟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

報苻融

融字博休堅弟封陽平公肥水之敗被殺

堅破燕執慕容暉以歸其後天鼓鳴有彗星出於尾箕經太微歸東井太史令張孟謂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暉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暉為尚書垂為京兆尹冲為平陽太守融上疏諫堅報之後垂叛秦自立為後燕而堅竟為冲所破冲立為西燕

汝為德未充而懷是非立善未稱而名過其實詩云德輶如毛人鮮克舉君子處高戒懼傾敗可不務乎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

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夫

天道助順脩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焉

晉載記○

資治通鑑云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為求諸已何懼外患乎

報慕容垂

初垂在燕封吳王有威名為慕容評所忌懼禍奔堅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禮之甚重及堅淮南敗後垂舉兵攻堅于丕于鄴因上表于堅堅報之丕奔鄴城奔并州

朕以不德忝承靈命君臨萬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

莫不來庭惟東南一隅敢違王命朕爰奮六師恭行

天罰而玄機不弔王師敗績賴卿忠誠之至輔翼朕



躬社稷之不隕卿之力也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濟艱難敬酬勳烈  
何圖伯夷忽毀冰操柳惠倏爲淫夫覽表惋然有慙  
朝士卿既不容於本朝匹馬而投命朕則寵卿以將  
位禮卿以上賓任同舊臣爵齊勳輔唾血斷金披心  
相付謂卿食椹懷音保之借老豈意畜水覆舟養獸  
反害悔之噬臍將何所及誕言駭衆誇擬非常周武  
之事豈卿庸人所可論哉失籠之鳥非羅所羈脫網  
之鯨豈罟所制翹陸任懷何煩聞也念卿垂老老而  
爲賊生爲叛臣歿爲逆鬼侏張幽顯布毒存亾中原

士女何痛如之朕之歷運興喪豈復由卿但長樂平  
原以未立之年遇卿於兩都慮其經略未稱朕心所  
恨者此焉而已

### 報王猛

秦兵圍燕王慕容暉于鄴猛上疏臣以甲子之日大穢醜類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堅報之

將軍役不踰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  
軍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

資治通鑑

### 又報王猛



猛留鎮冀州堅遣猛于六州之內便宜從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別乞一州自效堅報之猛視事如故

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栢昭之有管樂  
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  
士既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  
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苟任非其  
人患生慮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  
而以分陝為先卿未照朕心殊垂素望新政俟才宜  
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資治通鑑

苻丕

字永叔堅庶長子堅死僭即帝位于晉陽為慕容永所敗走晉之東垣晉將馮該殺

之

### 與謝玄請救書

丕鎮鄴為慕容垂所攻請救于玄丕書稱云云其參軍姜讓等謂宜正書為表乃改書而遣之

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  
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

降而已

晉書○太平御覽載丕答謝玄書今往大文羅大綾各五疋

王猛

字景略北海劇人家於魏郡歷司徒錄尚書事為丞相極為苻堅所委信

與晉人

苻堅悉發諸州人馬侵晉下書期克捷之日以晉帝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



書桓沖為侍中並立第以待之及與謝玄等戰於肥水大敗堅單騎遁還 按此時

王猛已卒

已為晉君於長安建廣廈之室今故大舉渡江相迎剋日入宅也

### 遺張天錫書

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復通于張天錫後復與秦涼絕天錫攻儼敗儼兵于葵谷儼懼退守枹罕遣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會猛救儼猛與安救枹罕天錫遣楊暹逆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遺天錫書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

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筭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

### 諭張天錫書

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梁殊閻負送之因命猛為書諭天錫天錫大懼遣使謝罪

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疆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



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

### 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

初燕人許割虎牢西以賂秦已悔之秦王堅怒遣猛等伐燕進攻洛陽猛遺筑書筑懼以洛陽降猛陳師受之

國家今已塞成臯之險杜盟津之路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並資治通鑑

### 後秦

姚興

字子略本赤亭羌僭秦主長子復去帝號稱燕王

### 遺秃髮儁檀書

儁檀河西鮮卑人僭稱涼王是為北涼

儁檀襲位河西王尋去號受興命為車騎將軍廣武公興遣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遺儁檀書儁檀以為然遂不設備昌松城陷因分擊弼等大敗之

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

河西邀之

晉書○懼通鑑作恐

### 成蜀

李雄

字仲雋特第三子巴西宕渠人稱帝於蜀國號成在位三十年

### 復涼王張駿書

雄自成都王僭即帝位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稱藩於晉雄復書駿重其言使聘相繼



吾過為士大夫所扶然本無心於帝王也進思為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為守藩之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有何已已知欲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

晉書

李壽

字武考驥子封漢王廢主期僭位五年

報龔壯

壯字子璋巴西人徵為太師固辭特聽編巾素帶居師友之位

壽即位後改立宗廟父時舊臣及六郡士人皆見廢黜李演勸壽歸正壽殺之以威壯等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之壯後稱聾不復至成都

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語言也古人所作歿

鬼之常辭耳

晉書

李勢

字子仁壽長子

送大司馬桓温降牋

勢僭襲帝位温進兵至成都勢眾惶懼無復固志降于温温納之封歸義侯

偽嘉寧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陽李勢叩頭歿罪伏惟大將軍節下先人播流恃險因釁竊有汶蜀勢以闇弱復統末緒偷安荏苒未能改圖猥煩朱軒踐冒險阻將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慙俯愧精魂飛散甘受斧鑕以釁軍鼓伏惟大晉天綱恢弘澤及四海恩過陽日逼迫倉卒自投草野即日白水城謹遣私署散



言部  
騎常侍王幼奉牋以聞并勅州郡投戈釋杖窮池之  
魚待命漏刻

晉書

梅士好閱晉九卷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四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

武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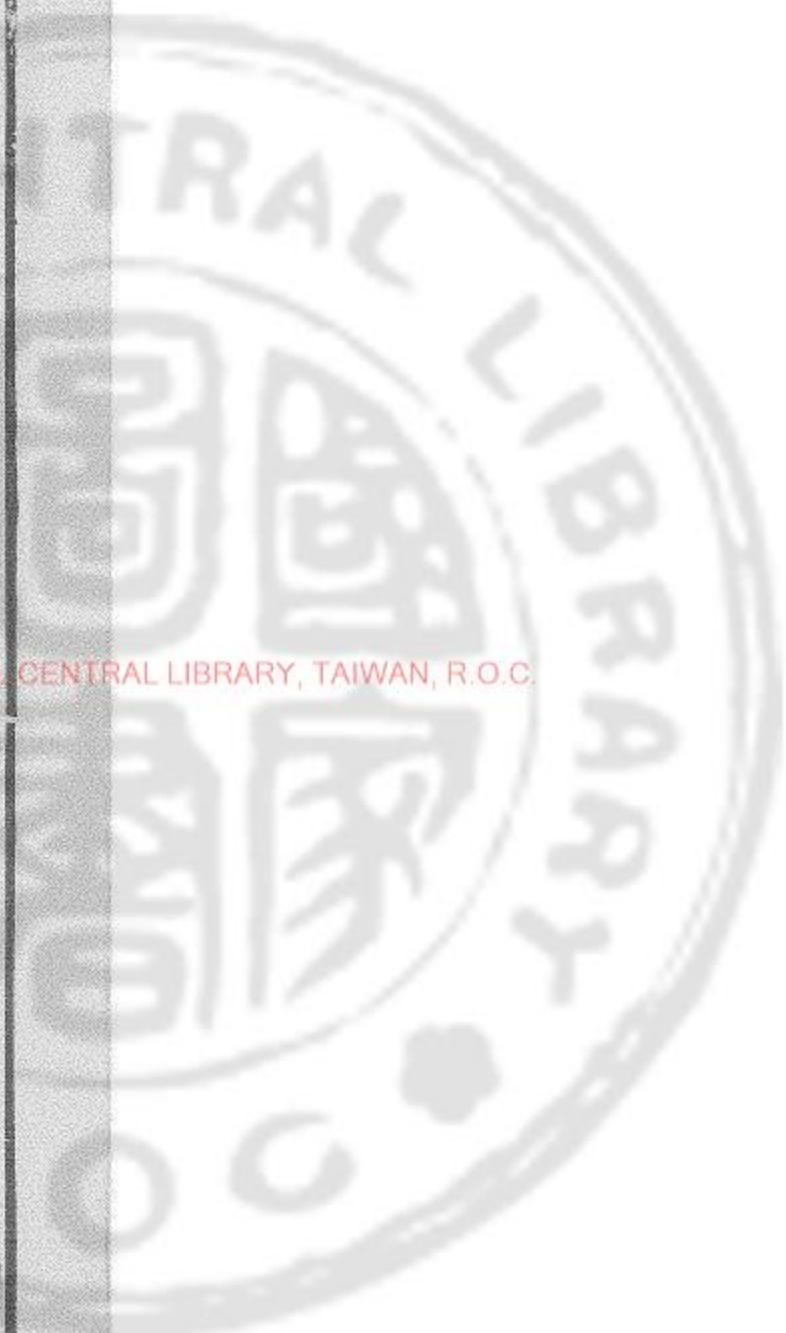
姓劉名裕字德輿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事  
晉安帝誅桓玄歷位太尉相國封宋公進爵  
為王恭帝時篡晉國號宋都  
建業在位三年廟號高祖

奉晉武陵王司馬遵牋

遵字茂遠元帝  
孫歷拜太保

遵為中領軍桓玄篡朝廷密詔使摠攝萬機  
加侍中大將軍時光祿勳丁承之左衛將軍  
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役使官人為御史中  
丞王楨之所糾察謝牋言辭怨憤承之造司  
宜藏高祖為領軍將  
軍與遵牋並免官

粲等備位大臣所懷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





而橫興怨忿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沈約宋書

與劉毅書毅字希樂彭城沛人歷荊州刺史武帝以貳於已奏晉安帝誅之

毅南征盧循裕與毅書又遣毅從弟藩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于地與循戰敗

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宜

須裝嚴畢與弟同舉宋書

同前晉書○通鑑合二書為一篇

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  
尅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

勅建威將軍孫季高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以字行

盧循廣州守兵不以海道為防高祖為宋公遣季高乘海奄至焚賊舟艦屠其城初咸以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徹見力二三非要高祖不從乃勅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尅捷

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  
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宋書

與朱齡石函書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歷雍州刺史虜攻見害

高祖與齡石密謀取蜀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因遣齡石為元帥率寧朔將軍臧熹龍驤將軍朱林等發自江陵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至白帝發書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以重兵戍涪城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大破之譙縱奔于涪城而蜀平

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



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

宋書○羸通鑑作老

### 遺韓延之書

晉宗室司馬休之字季預譙敬王恬第三子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子文思出嗣譙郡王在京師招集輕俠高祖執送休之使自為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高祖書後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共誅執政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於都賜死時延之為休之府錄事參軍有幹用才能高祖之故吏也高祖親征休之未至江陵密遺延之書延之報之高祖得書歡息以示諸佐曰事人應如此兵敗從休之奔姚興復奔魏休之道歟

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愧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土

僑舊為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郝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為劉毅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

### 同前 晉書

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意并示同懷諸人 宋書

文思事意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君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無愧心久絕表疏此是天地所不容吾受命西征止其父子而已彼土僑舊為之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郝僧施謝劭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



言海言 卷五十五  
爲劉毅規謀所以至此今卿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  
釁吾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路是諸賢濟身之  
日若大軍相臨交鋒接刃蘭艾雜糅或恐不分故白  
此意并可示同懷諸人

韓延之報宋公書

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  
入魏爲虎牢鎮將魯陽侯

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  
知師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  
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待物當於古人中求  
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  
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効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

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故重使胡道諮白所  
懷道未及返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  
之懷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興兵戈自義旗秉權以  
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逕表天子邪譙王  
爲宰相所責文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  
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諱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  
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  
來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  
真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歿於閭闔之  
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其言託方伯襲之以輕兵遂



使席上靡款懷之士聞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筭  
良可耻也賢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  
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  
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郝任之  
徒明矣假今天長喪亂九流混濁當與臧洪游於地  
下不復多言

宋書○惶駭魏書  
作恠駭混作渾

同前

晉書

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恠駭何者莫  
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  
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君有匡復之勲

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  
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但康之前言有所  
不盡故重使胡道申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  
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  
兵戈自義旗已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  
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海內之士誰不見足下  
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  
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  
謂虛懷期物自有由來矣劉藩歿於閭闔之門諸葛  
斃於左右之手其言詫語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



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筭良可耻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今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

與臧燾書

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歷太常光祿大夫

燾為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

頃學尚廢弛後進積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聲事資扇發獨

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

賜沈林子書

林子字敬士吳興武康人歷河東太守輔國將軍

初高祖為太尉以林子為參軍及伐羌林子參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攻姚泓偽東平公姚紹于潼關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偽將軍妃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署其城而坑其眾高祖賜書

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耳

與長沙王道憐書

道憐高祖中弟封長沙王

謝裕字景仁以字行歷仕左僕射與高祖雅相善申以婚姻及卒高祖親臨哭之與道憐書



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氣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庶務一

且至此痛惜兼深往矣柰何當復柰何並宋書

武帝北伐姚興以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下書云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遂建勳烈外夷勅敵內清姦軌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效也情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弱嗣叨蒙復忝今授情事纏綿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眷言懷之能不多歎其犯臯繫五歲以還可一原遣文武勞轉未蒙榮賞者便隨班序報 按此雖名書然實通行如令教之類尺牘裁其犯臯以下載之且此將發京師時下書尺牘作下關中誤

少帝 名義符小字車丘武帝長子在位二年廢為營陽王徐美之等使人弑之

### 詔高麗王高璉

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

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既彰款誠亦著踰遼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蹤思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稱朕意焉 宋書

文帝 名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初封宜都王少帝廢徐美之等迎立在位三十年廟號太



祖為太子  
劭所弑

與彭城王義康書

義康小字車子  
武帝子領司徒

謝述字景先陳郡陽夏人為義康驃騎長史  
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為義康長史喪  
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義  
康入相述又為司徒左長史

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  
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  
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

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

沈邵字道輝林子之子襲駙馬  
都尉會彊弩將軍缺上詔義康

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文帝  
中詔

與義康詔

顏延之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辭意激  
揚每犯權要出為永嘉太守甚怨憤乃作五  
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詠嵇康云鸞翮有時斂龍性誰能馴詠阮籍  
云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云屢薦  
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云韜精日沈飲  
誰知非荒宴蓋自辱也劉湛及義康以其辭  
旨不遜大怒欲黜為遠郡文帝與義康詔乃  
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於是  
延之屏居不豫人間者七載

降延之為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  
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  
當驅往東土乃志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

異也

殷景仁劉湛○今一作今南史作  
宜令乃志史作乃至錄治作錄之



賜義康書

義康既專摠朝權事決自己太祖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顛命以告劉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主簿孔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疾豫微聞之收劉湛等義康上表遜位會稽長公主就宴集載拜稽首請其生命因慟哭上亦流涕即封所飲酒賜義康并賜書後坐范畢謀立賜死

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

並宋書○所餘酒南史作所飲餘

與江夏王義恭書

義恭

義恭涉獵文義驕奢不節元嘉六年為荊州既出鎮太祖與書誡之

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

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



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表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惟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

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卽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擁滯一月可再訊凡



事皆應慎密亦宜豫勅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構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賚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擣菹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竒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旣始至西未可怱怱復有所納

又誠

南史共前一篇

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旣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

又答

義恭鎮江陵以劉湛爲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湛次子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爲之陳請太祖答之○湛字弘仁柳子歷丹陽尹以黨彭城王義康賜歿

吾亦得湛啓事爲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新涉度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杖不可不得其人量筭二三未獲便相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



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又

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密遣使詰讓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柔順乃

事至於此甚為可歎當今乏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羣

情矚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

又書

虜南渡河滑臺虎牢諸城竝為所沒司州刺史尹冲成虎牢及滎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太祖與義恭書冲字子順天水冀人先為姚興吏部郎南歸

尹冲誠節志槩繼蹤古烈以為傷惋不能已已

又詔

何尚之歷尚書令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詔書敦勸太祖又與義恭詔義恭具答尚之復攝職



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

羊孟謂羊玄保孟顓

### 義恭答詔

尚之清忠貞固歷事惟允雖年在縣車而體獨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

### 賜南郡王義宣中詔

義武帝祖子自江陵舉兵敗誅

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遺詔諸子次第居之及文帝時次當義宣以其人才素短用衡陽王義季而以義宣為南徐州會稽公主為言乃移荊州先賜中詔勤自課厲政事修理

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

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聲著西土朝野以為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為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為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未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為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為不可不先共善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動生乖論也

師護義季小字○牙一作各乖一作評

又

義宣鎮荊州魏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太祖詔之



善脩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

詔報衡陽王義季

義季見後

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

誰能無過改之為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此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

須嚴相割裁坐諸紘紘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酒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

徽南史作徵

又詔

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

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為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他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已之意耳今者憂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為



吾煎毒至此邪

又詔

義季遷徐州刺史索虜侵偏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勤自業無它經略惟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後二年病薨

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尚以弱甲瑣卒徼寇作援彼為元統士馬栢栢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惟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

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馮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鎮聚甲兵徒為煩耳

又書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初為太尉行參軍事累遷僕射及病卒義季時為荊州刺史上與書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游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為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並宋書

答衡陽王義季

沈邵為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以邵為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闕啓太祖求人上答之其事不果



書言源詔 卷五十五  
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

及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文帝中詔

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手書義欣道憐長子

蕭承之字嗣伯蘭陵人齊高帝父也元嘉初為濟南太守虜眾破青部諸郡國到濟南引去文帝以承之有全城之功手書與義欣承之與檀道濟無素故事遂寢

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今擬為兗州刺史檀征

南詳之南齊書

詔譬臨川王義慶義慶本長沙王道憐子襲道規後歷南兗州刺史

義慶為丹陽尹加尚書左僕射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鎮太祖詔譬之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

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內外之任本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係利貞者豈敢苟違天邪宋書

與始興王濬詔濬見後



沈璞除秣陵令以疾去職濬出為南徐州太祖謂璞曰濬既出蕃卿故當臥而護之與濬詔乃為正佐

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為行佐今故當正  
參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  
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耳文帝中詔

### 答侍中等

太祖初封宜都王為荊州刺史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進璽紱侍中瑋等上表答之

皇運艱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永慕厥躬  
悲慨交集賴七百祚永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

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已兢悸何以克堪輒  
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  
心勿為辭費

### 詔王弘後弘見

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上表乞解州錄詔答之彭城王義康由是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

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  
沖旨良用撫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勲  
猷允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  
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體國



所望夤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叅贊  
機務輒敬從所執

又詔弘

義康代弘爲司徒弘又上表請留職僚同事  
其餘文武及諸資實一送司徒上又詔之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  
配府資儲不煩事送

賜蕭思話手勅

思話  
見後

思話善彈琴能騎射爲臨川王義慶平  
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勅

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  
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舊

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  
殊勝直爾嘉也并徃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  
旣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  
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真無所與讓也

詔蕭思話

張永爲義恭太尉中兵叅軍越騎校尉振武  
將軍太祖謂堪爲將督王玄謨申坦等經略  
河南攻碣磔城累旬不能拔爲虜所乘殺傷  
甚衆撫軍將軍蕭思話收永等繫歷城獄太  
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  
永等與思話詔又與義恭書

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歿兄弟父子自共當  
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



又與江夏王義恭書

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

又詔蕭思話

沈演之字臺真吳興武康人歷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卒時思話為雍州刺史徵為吏部尚書文帝詔之

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尚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

別詔沈璞

璞字道貞林子少子歷淮南太守太宗初被害璞為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璞與臧質計拒虜虜王燾遁走太祖遣中使深相褒美又別

詔

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為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

答何承天

承天見後

承天素好奕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表謝上答

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

詔戒劉道濟

道濟沛郡蕭人

道濟為益州刺史長史費謙等並聚歛典利而道濟委任之太祖與道濟詔

聞卿在任未盡清省又頗為殖貨若萬一有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警以



言言評語 卷五十五  
副本望

### 詔羣臣

魏寇亮青徐三州遂及清河殺掠甚衆太祖思弘經畧詔羣臣

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游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紉  
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昃終有慙德而區宇未一師  
饑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加疲疾稍增志隨時往  
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游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  
無忘弘拯思摠羣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  
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鑒禍先  
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

儵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亂極治必形  
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  
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  
河清難久俟駘駟安局步騏驎志千里梁傅畜義心  
伊相抱深耻賞契將誰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  
取愧鄒魯士

### 與魏世祖拓跋燾

燾遺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黃其太祖餉其十簿其蔗千挺并就求馬老壽反命未出境虜兵深入

自頃歲成良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



言部通論 卷五十五  
二十  
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楫雖  
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今及此行

### 詔百濟王餘映

元嘉二年太祖詔其  
後每歲貢獻不絕

皇帝問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  
累葉忠順越海効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旣彰  
厥懷赤款浮桴驪水獻琛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東  
服勉勗所蒞無墜前蹤今遣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

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稱朕意

並宋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五

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二

孝武帝

名駿字休隆文帝第三子封武陵王為江州刺史起兵誅元凶劭自立在位十一年

廟號世祖

答太子子業

廢帝見後

前廢帝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為世祖所責世祖西巡子業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又答

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多懈怠狷戾日甚何

以頑固乃爾邪

宋書



### 詔答南郡王義宣

元凶弑立義宣起兵傳檄遠近會世祖入討  
 義宣率眾助為前鋒為中書監都督揚豫二  
 州刺史改封南郡王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  
 宣凡弱欲假手為亂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  
 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為有大才負大  
 功挾震主之威自古難有全者宜在人前早  
 有處分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聞庭無禮與  
 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怨憤報豫州刺史  
 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寶爽狂酒失旨其年正  
 月便反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  
 起兵因上表世祖詔答太傅  
 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

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屯難家國阡危剪焉將及  
 所以身先八百雪清冤耻遠憑高竿共濟艱難遂登  
 寡闇嗣奉洪祀尊戚酬勲寔表心事批政闕職所願

匡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勤王之績未終毀冕之  
 圖已及臧質嶮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在問  
 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欺熾成此亂階如使羣  
 逆竝濟眾邪競逐將恐瞻烏之命未識所止構怨連  
 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讒醜還謀  
 社稷雖履霜有日誼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  
 議信理推誠暴於遐邇不慮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  
 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  
 靈誓眾直造柴桑梟輓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警蹕清  
 江鳴鑿郢路投戈襲袞面稟規勗有宋不造家禍仍



書言評語 卷五十六  
纏昔歲事寧方承遠訓冀以虛薄永弭厥艱豈謂曾  
未暮稔復覩斯豐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  
深感慟 宋書

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

以下類附

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  
於智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  
譬所由若王幼臣彊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  
逼然後賢藩忠構覩難赴機未聞聖王御世可辟順  
執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旣安之日以此取濟竊  
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孝

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旣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  
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表信  
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惟意所欲衷升進益方省  
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  
羣思報厚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妄  
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  
錯仍襲轍於七藩棄漢蒼之令範遵齊罔之敗跡往  
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  
踵皆曩代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  
所具悉憑恃末戚竝有微勤承乏推遷遂超倫伍藉



西楚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  
父子世爲國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  
令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  
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  
近磐桓湖陸示遷劉雍其意見可雍是徐沖舅適有  
密信誓倒戈自虜侵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  
可寧靜弟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  
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豐時息兵戈共安  
社稷責躬謝缺誅除險佞追保前勲傳美竹帛昔梁  
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

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風如  
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舻蓋川吾以不  
才忝權節鉞揔督羣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  
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溺姦說者  
天實爲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宋書○二魯者爽及  
第秀旋害通鑑作尋  
害孝伯二句作孝伯推誠牢之旋  
踵而敗○密信疑是適有信密誓

又書

臧質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欲  
外相推奉以成其志質女爲義宣子採妻  
謂質無復異同且義宣腹心將佐勸獎義  
宣舉兵義恭與義宣書由此與質相疑

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



言言評語 卷五十一  
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  
提職在昔不思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  
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  
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  
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  
用之原轂存輿無禮必及竊恐荆郢之士已當潛貳  
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  
建良圖柳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勲莫與  
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謫不亦惑哉幸承人乏夙  
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駱驛繼發太傅驃騎嗣

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  
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  
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  
罪其得免乎夫福之於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  
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竒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  
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  
之若仇讐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  
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  
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  
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



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末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竝謂云何並宋書

手詔劉懷珍

字道玉平原人入齊歷散騎常侍安北將軍

建平王景素爲荊州徙懷珍右軍司馬遷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奉旨

卿性忠謹平所仗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

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南齊書

書

詔沈攸之

攸之見後

攸之爲前將軍與索虜戰失利太宗復令進圍彭城攸之以淮泗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爲非往返者七上大怒詔曰云云攸之懼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

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爲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

手詔王景文

景文見後

景文以江州當徙鎮豫章不果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加太子詹事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上手詔譬固辭詹事徙中書令徐羨之字干木王弘字休元殷景仁小名鐵

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



竝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  
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  
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  
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  
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荆郢經塗之要由  
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  
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

### 又答

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上疑其將來  
難制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  
人景文懼自陳求解揚州上詔答之○景文  
自陳表有曰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

疏欲令其兒乞  
祿求臣署入

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  
請勅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  
由來常患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傳聞事復作一  
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  
卿也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  
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詐  
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  
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  
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



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  
檢校彊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  
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竝啓班下在所在所有卽駐錄  
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故獨驚之居賢  
要但問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  
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  
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  
今旣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榦童竝依錄  
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  
不改常以此居賢位要任當有致憂競理不卿今雖

作揚州太子傳位雖賢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  
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賢高有危殆之懼卑  
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灾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  
如無心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旣摧於斧斤一寸之草  
亦瘁於踐蹋高涯之脩榦與深谷之淺條存亾之要  
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歿於牖下蜀相費禕  
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  
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賢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  
輕故易忘其已然爲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賢滿  
好自恃也凡名位賢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



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絀數歿於溝瀆歿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賢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叅差莫不由命也旣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稀於聖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表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

語人云越王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

並宋書

又手詔

秦豫元年春上疾篤遣使送藥賜景文死因手詔曰

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

南史

鄭脩容帖



鄭脩容有兄喪今成服汝可令汝內人知之再報休

祐休範二家內人知也或報淳化帖○黃伯思云祐

宋史以休祐為休祐蓋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為是

後廢帝名昱字德融明帝長子在位五年為蕭道成所弑

別勅李安民安民見齊

安民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別勅

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鄔郢之勢無所

致辭也南齊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六終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七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

江夏王義恭

武帝子歷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為前廢帝所殺

答太祖書

雷次宗隱退徵辟不就太祖為築招賢館鍾山及卒太祖與義恭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書

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自賓聖朝  
克已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

宋書

與王玄謨書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任北征前鋒圍滑臺積旬不克後敗守礪礮義恭為征討都督召令



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  
臂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

聞因敗為成臂上金創得非金印之徵也宋書○南史將非金

印之徵邪

謝賜金梁鞍啓

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

猥垂允錫初學記

謝賜笏等啓

聖恩優重猥賜華纓玉笏珍冠首飾琛板耀握非臣

朽薄所宜服受也相手板經

謝賜鍼縷等啓

聖恩賜金銀鍼七色縷并格一犀棟刷匣副綿布兆

珍服寶玩以協嘉辰北堂書鈔載義恭謝如意啓事云恩旨賜臣犀縷竹節如意目

所未睹又謝賜袍啓賜臣金獸袍珍製巧飾太  
平御覽載啓事垂賜金虎魄茱萸囊紺裏副之七寶  
校裝玉眼明囊又啓事洪恩  
覃被賜臣息伯倫裡屋二間

謝賜檳榔啓

奉賜交州所獻檳榔味殊常品塗遠蒟醬

謝賜柿啓

勅旨垂賜華林園柿出自神苑滋味殊絕並太平御覽

啓太祖

沈邵為鍾離太守有惠政  
義恭啓太祖徒盱眙不許



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說邵往莅任有政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爲良二千石

詔答

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因罔也

宋文帝中詔

衡陽王義季

武帝子歷徐州刺史

與江夏王義恭書

宗炳卒義季與義恭書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累辟不就

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

宋書

啓文帝

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旣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宣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

始興王濬

文帝子

與沈璞疏

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璞爲主簿嘗爲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下教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卿常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

又教



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  
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瞻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  
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盈申  
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慙交至諒惟深  
矣薄因未牘以代一函

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美信同在昔向  
聊問之而還答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  
備此髦楚還慙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  
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並宋書

又與沈璞書

璞為盱眙太守臧質共破索虜殄其大半燾  
乃遁走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  
厚推功於質質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璞功  
効遣中使深相褒美始興王濬及王僧達並  
與璞書

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偽將即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  
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  
乘之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慙不蒙垂許故以報卿

宣城太守王僧達與沈璞書類附

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  
日憂詠沈吟增其勞望閒者獯獫扈橫掠剝邊鄙郵



販絕塵坳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  
棘伊滑荐遁烏集絃絕患深自古承知迺昔寇苦城  
境勝胄朝食伍甲宵舍烽鼓交警羽鏑驟合而足下  
砥兵礪伍摠厲豪彥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孤  
城覆嚴對陷死地覲生允古之田孫何以尚茲商驛  
始通粗知梗槩崇讚膽智嘉賞文猛甚善甚善吾近  
以戎暴橫斥規効情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遄  
至胡馬卷迹支離霑德復繼前緒行葦之權實協初  
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涕比恒疾臥憂委兼疊裁書  
送想無斃久懷

並宋書

### 答元凶劭書

劭字休遠文帝長子

文帝太子劭與弟濬竝多過失慮上知使女  
巫嚴道育上天陳請欲令過不上聞劭等敬  
事號曰天師遂為巫蠱以玉人為上形像埋  
於含章殿前劭姊東陽主應閣婢王鸚鵡及  
其養子陳天興黃門慶國等並預其事劭以  
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劭慮言語難密與濬  
謀嫁鸚鵡與濬府佐沈懷遠為妾因臨賀公  
主啓上遣人詰讓劭懼馳書告濬濬答書  
凡劭濬相與書疏皆為名號謂上為彼人或  
以為其人以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  
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  
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懷遠慮鸚鵡與  
天興私通請劭殺之慶國具以其事白上上  
驚惋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  
紙皆咒咀巫蠱之言得所埋像于宮內道育  
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  
及濬自京口入朝遣還京為行留處分至京  
數日而事發上使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濬辭



甚哀切并賜書濬當鎮江陵復載道育往東宮欲將西上事洩須檢覈廢劭賜濬歿濬報劭因謀弒逆世祖討並誅之

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係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仕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係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

文帝賜始興王濬書 類附

鴟鵂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

與元凶劭書

當元凶劭弒逆召濬問狀劭勸殺荀赤松等已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乃復與劭書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所云尼卽嚴道育

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勅謝賜出船艦尼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鎮物情

又與世祖書

初世祖爲武陵王入討元凶傳檄京邑劭使濬又與世祖書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者世



祖之世  
子小名

聞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夫激怒古來  
陵上內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  
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宣人懷其死  
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權  
其來如昨而信惑姦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  
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  
臨統吾與烏牟相尋即道所以淹霆緩電者猶冀弟  
迷而知返耳故略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  
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

並宋書

晉平王休祐

文帝第十三子歷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明帝拉殺之

與殷琰書

琰陳郡長平人歷少府加給事中

晉安王子勛反以琰督豫司二州豫州刺史  
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前右軍參軍杜叔  
寶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  
人無以自立受制于叔寶等太宗知琰事不  
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為司  
徒右長史子邈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太  
宗遣輔國將軍劉劭等西討休祐出鎮歷陽  
為諸軍總統劭進軍小岷時休祐與琰書上  
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劭又與琰書并以  
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  
前後屢遣送誠戕而眾心持疑莫能相  
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愆塞嬰城愈固

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  
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于凶豎不能守節



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  
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  
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艸乞活  
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陳況窮城  
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  
富貴將佐小大竝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壑膾  
身膏斧鑊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  
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

宋書

劉劭與殷琰書

類附

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

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  
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  
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  
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  
每從偃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檠夙昭附戾從違猶  
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間  
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  
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  
感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勅驃騎  
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



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標虛  
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  
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  
究法極刑將恐賢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壠乏埽灑之  
望進謝忠臣退慙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  
白幸加研覽初琰長史龐道隆司馬劉順皆勸琰同  
子勛及子勛進兵順與柳倫皇甫道烈  
龐天生等東據宛唐  
與勛相持守四月

### 劉勛又與殷琰書

子勛以龐孟蚪為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  
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勛遣呂安國進軍  
破孟蚪於蓼潭義軍主陳肥又破之於汝  
水孟蚪走向義陽義陽已為王玄謨子曇

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八月皇甫道烈  
柳倫等二十人聞孟蚪敗竝開門出降  
勛因又與琰書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  
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輿與諸將帥  
面縛請罪勛竝  
撫宥無所誅戮

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  
惘然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  
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  
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  
孟蚪又繼迹奔亾劉胡困於錢溪袁顓欲戰不得推  
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  
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顓



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踈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為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賢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至辭不華寧復多白

並宋書○子勛即偽位於尋陽遣豫州刺史劉胡率眾來屯離

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顓統眾軍臺軍屯據前谿斷顓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焚營遁走顓亦南奔

桂陽王休範

文帝第十八子

與袁粲褚淵劉秉書

粲淵見後○秉字彥節宋宗室歷尚書令與粲同害

休範謹澀無才能為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及太宗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議以休範居尋陽上流以皇弟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為休範所撥留自太汰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遂舉兵反發自尋陽與袁粲等書至新林朝廷震動蕭道成次新亭屯騎校尉黃回偽降宣道成意旨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

夫治政任賢宜親踈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



其規矩則危亾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周室衰殄立  
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  
諸王絕朝聘之禮是以根踈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  
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爲譬孤子忝枝皇族  
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殿三  
允滌紛四表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資乾承曆秉鉞  
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竒賞異孝武皇帝岐嶷  
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腆遂貽  
禍難于時建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  
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而太尉以年

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  
騎以忤顏失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  
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由已但司徒  
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勲奉時如天  
事兄猶父非惟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  
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允潔德厭民望竝  
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  
平之後面受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動  
不移年撫慰孜孜恒如不足豈容一旦閱墻致此禍  
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



而慮有失德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臥內唯  
有運長道隆羣細無狀因疾邁禍見上不和知無瘳  
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  
內假帝旨外託朝議諛辭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  
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紀違常義望  
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  
子之節得失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間蒼蠅驅  
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  
致鄉親徧布朝省諂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  
者柴門生草事先關已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

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斧鉞遂致先  
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  
先帝崩殂若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  
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望陵墳而摧  
裂想鑿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  
之辰曾不見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  
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宙之基一旦  
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  
酷昔石顯曹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弊至  
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冑籙冠冕世歷忠



貞位非恩樹勲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  
縱讒凶坐觀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王內  
賴諸賢防勒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而人非金石  
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沖幼宜  
明典章征虜之鎮不見慰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盼骨  
肉何讐言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經由此者每  
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恒恐  
以此乘之鉗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  
宣傳不容恐懼卽遣啓并有別書若以孤子有過便  
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憲

有常辟三公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  
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如事先朝夙  
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頓  
至於此旣已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孤子納  
士爲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四豪列國公  
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  
甸且今與昔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  
年穉宗室衰微邪僭用命親賢結舌疆場嬰塗炭之  
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  
卒歷年怨思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



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蹀聲自晉宋之  
災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脩城池整郭  
邑爲治常理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  
夫不應實力彊兵作鎮姑熟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  
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滕不開則周  
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  
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祇以兄弟之讐爾觀  
其不逞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  
得乎唇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  
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冤魂則先帝不

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筆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  
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歿排數競出練甲  
照水總戈成林剝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弩不  
爲鼷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  
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  
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  
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趙起文  
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  
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憤難不解諸王致此旣知禍原  
銳然奮發蓄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興世發都日受制



言言源記 卷五十一  
四  
以黨揚颿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  
大惆惋追恨前迷此者信使每申勤款王與佐郢兵  
權在握厥督屠狂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  
肩孤子此舉增其忼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  
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  
疋毀窮盡無日庶規史鮪歿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

詮第

宋書○任農夫臨淮人朝廷慮休範東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

### 江淹勅爲朝賢答劉休範書

昔媯道鼎昌干羽未能戢姬德昭宣長旌猶卷舒焚  
衣毀冕有自來矣皇宋靈武誕命道鬱終三后連

光四聖沓軌或經天緯地構紫靈之符調風偃海隆  
黃旗之祚莫不頌滿金石聲彰宇宙者也暨我太宗  
明皇帝惟岳降聖重耀函夏延禮璧臺訪道衢室平  
陽之后卷迹慙靈空同之君斂功謝德是以綵雲祥  
風之瑞布濩區中梯山棧火之俗款徼請吏跨商軼  
夏洗周滌漢道澤優衍猶不封禪遐靈在天餘惠無  
泯主上文明金相穆然玉色履璧之禎獲珪之應著  
在紀歲仁浸汙河惠愛秋草想亦君之所聞也重以  
先帝靈略潛通英轡遠馭受話言必忠貞方肅之臣  
奉風聲必虔恭匪懈之士明時琴瑟鼎鉉之盛且被



於寧世而忽覲來書以惋以慨君爲齊梁楚越之主  
鼎貴一時金玉滿堂文馬千駟爵授湯沐冠蓋於道  
惟名尊崇誰與爲雄而出言效尤吐音入戾舉旗類  
社志竊神禁稱兵斂衆遂窺外關今朝無闕政頓構  
凌上之節室無孽豎坐生莫大之豐鴟梟赭衣號與  
徒黨主萃淵藪寧滋之甚不臧不軌不忠不義未有  
若斯者也宗枝之釁遠則吳楚見禽於一壁磐石之  
孽近則江荆面縛於小將此成敗蘭艾之鑒又亦君  
之所知也聞彼虹飲鼠舞之異早見物徵河北隴上  
之謠已露童詠所謂妖由人作孽不可逃然相侯之

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遐振人百其氣慕義如  
林舟騎雲回赫奕千里輒屬韃秉銳與執事周旋授  
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旣盡民禮亦絕執筆裁答  
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  
太傅驃騎即江夏王義恭

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

之書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義宣之起時  
爲雍州刺史歸順孝武以爲荊州刺史

督加都  
義宣敗逃夜還城入南郡空解竺超民遣  
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恭等與脩之書書  
未達修之至江  
陵已於獄盡焉

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



之誅猶或囚殺况醜文悖志宜灼遐邇鋒指絳闕兵  
纏近郊豐逼憂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  
罪人斯得七廟弗隳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  
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遑省心震  
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  
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  
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  
多云

### 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

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大明二年下詔吏部尚書可依郎分置并詳省閒曹又別

詔義恭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

分選詔且出在朝論者亦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  
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  
不辨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  
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永貽後昆自此遷舉之要唯由  
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  
至隔闕前王盛主猶或難之况在寡闇尤見其短又  
選官裁病卽嗟謂滿道人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  
間便至怨詈况實有假託不由寢頓者邪一詣不前  
貧苦交困則兩邊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



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魯爽舉兵滅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至設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嬰艱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決不可闕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點責已貴難賤既成妨長寘之無所盛衰遞襲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異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橫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

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堪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詒怪自中分荆揚子時便有意於此正訝改革不少容生駭惑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偃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陳

宋書

### 答王玄謨

玄謨遷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嗟怨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弟僧景為新城太守制令南陽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眾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



言言清言  
之又答書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

伸卿眉頭宋書

同前南史

玄謨啓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為笑想足以伸卿眉頭耳

同前資治通鑑合書史語為一

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

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竣字士遜瑯琊臨沂人延之子

建平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謙儉周慎明曉政事世祖甚信仗之歷為中書監尚書令加散騎常侍薨痛悼甚至與竣詔

宏夙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游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坼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

又答

竣為右將軍丹陽尹諫事懇切無所迴避多不見從出為東揚州刺史頗懷怨憤被奏收



付廷尉竣頰啓謝罪并乞性命上愈怒詔答之於獄賜死

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  
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為下  
事上誠節之至邪自全南史作全立

又詔

何偃字仲弘尚之中子子戡尚山陰公主歷吏部尚書卒世祖與竣詔

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  
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

詔劉延孫延孫彭城呂人

初高祖遺詔京口要地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大明初竟陵王誕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

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欲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陵授延孫而與合族大明三年詔延孫徵為侍中尚書左僕射

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  
當以還授小兒

詔劉秀之秀之字道寶穆之從兄子歷雍州刺史

惠開思話子徙御史中丞世祖與秀之詔及在任百僚譚之

今以蕭惠開為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眼額已自殊  
有所震並宋書

廢帝名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淫暴無道湘東王或弒之在位二年

手詔晉安王子勛子勛孝武第三子



子勛加使持節時廢帝任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而納主于後宮深忌邁邁謀因帝出行為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送藥賜死子勛起兵以廢立為名太宗定亂子勛號車騎將軍

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為其所

宋書

同前

後魏書

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

勅巢尚之

魯國人歷新安太守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世祖時為中書通事舍人意任隆密凡遷選誅賞皆與法興尚書參懷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然頗以直言忤上於家賜死勅尚之

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勲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

宋書

明帝

名彧字休炳文帝第十一子封湘東王為廢帝所幽使壽寂之等弑帝於華林園自立在

位八年廟號太宗



與建安王休仁書

休仁文帝第十二子

太宗即位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尋諸方逆命休仁出據虎檻進據赭墻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與休仁書

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

南史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蘇侯晉叛將蘇峻也宋齊間

祀之每事多祈于蘇侯子文及蘇侯

與建安王休仁詔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為太尉尤凡劣諸兄弟唾鄙之太宗與休仁詔後坐悖怨殺自

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為諸王之長

時禕任西州故謂西方公

詔諸方鎮大臣

休仁為散騎常侍時廢帝狂悖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及太宗謀弒休仁即日推崇便執臣禮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休仁與太宗宿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泰初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摠百揆朝野四方莫不輻輳上漸不悅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因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齎藥賜歿子伯融等免流徙聽襲封爵又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

休仁致隕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綱之所不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宅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嚼聚斂為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



書言評語 卷五十一  
等啓陳其辜惡轉不可容吾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爲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羸有知解兼爲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爲吾所親必應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爲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爲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惟虛

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閒之時非意脫有聞者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歿後我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孰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既不可恕自休祐殞亾之始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既無辜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閒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狼抗無



言言評語 卷五十六  
三  
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  
晚定不行吾所以爲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  
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  
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叅察從此日生嫌懼  
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歿後吾再幸休仁第  
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  
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閒多往雉場中或勅使  
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宵休仁輒語左右云  
我已復得今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恒語我云不  
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歿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

亂人耳休祐歿時日已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  
仁從騎左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  
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  
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勅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  
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勅  
太醫上省送供御高粱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  
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  
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僂俛噬之裁  
進一合許妄先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  
問太妃自休祐歿後每吾詔必先至楊太妃間如分



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齋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啓闕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

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爲都統既有勲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亾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愍持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卽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爲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



楊太妃者休  
仁母楊修儀

### 報巴陵王休若

休若文帝第十九子  
歷江州刺史賜死

晉平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為驃騎大將軍  
荆州刺史歷從南徐州侯侯彊梁前後忤上  
非一太宗因從射雉遣壽寂之等於路拉殺  
之託言墜馬時休若在江陵其日馳信報之

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

踰文秀墮地驃騎失鞚馬驚觸松樹墮地落礪中時

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

馬驚南史作馬重  
驚○此或口詔

又

休若為雍州刺史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  
休若無禮啓太宗誅之未報輒於獄行刑上  
大怒與休若書降號  
左將軍削封五百戶

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邪

孝建大明並  
孝武帝年號

### 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

休範  
見後

太宗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偽遷為江州  
刺史徵還召拜手書殷勤即賜歿與休範書

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即

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

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

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

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為

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為汝語巴

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



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茫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准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詔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竒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

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爲羣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竒意吾使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吳道明等昔親爲賊罪應萬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潛將往不啓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筵與書事事詰諛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兒子悉得全也休若旣是



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

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余知江廬

王禕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邊荀太妃休範母○百重下有章字

手詔譬袁顓顓字景章陳郡陽夏人

顓前廢帝時歷遷吏部尚書俄而寵衰自慮及禍詭辭求出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至襄陽脩繕兵械纂集士卒反意已定會太宗定大事進顓號右將軍顓詐稱被太皇太后令起兵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位太宗使朝士與顓書顓本無將略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錢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太宗使顓舊門生徐碩奉手詔譬之又使朝士與顓書並不聽兵敗見殺

卿歷觀古今嶮之與彊何嘗可恃自朕踐胙塗路梗

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為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為晚也

南史作獨未晚也

謝莊為朝士與袁顓書類附○藝文類聚云謝莊

夫夷陂相因興革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亾宋乾曆有歸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辱均牖里屯踰夏臺既天地俱憤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



言言評語 卷五十六  
擊壤聖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籍籍頗塵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鹵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蕕俱盡自非聖上廟筭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衛臣下則赤縣爲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旣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毓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

構慝妄生窺覲成軫惑燕貫高亂趙讒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槩相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誠無窮汝當誓衆奮戈翦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鈎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邪跂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泔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誰吾等竝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改觀蓬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



谷之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  
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  
疾裁書表意爾其圖之

顓太尉淑兄子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顓舅領軍將軍

表祭是顓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

詔沈文秀

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

太宗已定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文秀為青州刺史薛安都勸令同逆上遣其弟文炳詔文秀文秀歸命請臯即安本任號輔國將軍為虜所殺

皇帝問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  
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  
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負恩

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  
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  
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節親為戎首一不  
加臯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  
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  
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壠既以謝齊土百姓亦  
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詔

與劉緬張興世蕭道成詔

勔字伯猷彭城人歷中領軍以戰死

世字文德竟陵人歷通直散騎常侍徙光祿大夫道成為齊高帝

吳喜吳興臨安人歷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初喜東討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



即於東臬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  
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帥顧琛  
王曇生等皆被全活上內密銜之及平荊州  
恣意剽虜賊私萬計其後壽寂之誅喜內懼  
因啓乞中散大夫上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  
素得人情乃賜死喜未死一日上與劬等詔

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  
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  
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杖  
計數運其佞巧甘言悅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  
觸事從來作諸戍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  
清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  
明中黠歛二縣有亾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

劉子向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  
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即  
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  
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  
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  
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  
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  
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  
征發都指天畫地云得劉子房即當屏除袁標等皆  
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



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衛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亾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惟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歛猶有不

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頓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荊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子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旣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旣殄便應還朝而解故繫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與生求利千端萬緒從



西還大編小艚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  
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資喜本小人多被  
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  
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  
劫便賊惟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  
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  
反勝勞人此輩所感惟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  
恒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竝云我等不愛性命  
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  
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旣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

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旣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旣  
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旣見原有擊賊有功那得  
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  
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  
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  
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  
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  
征爲其軍副身經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  
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  
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



言言訓言 卷五十六  
人忠清與已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旣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竝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間有罪人歿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歿之人緣已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

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亾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它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竝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愈旣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旣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司喜卽便打鑲解襦與箸對膝圍碁仍造



重義私惠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尉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

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旣無它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疊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鷂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蹄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



奉 upper 何得以其雖螭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豐事宜  
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修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  
憂恐故與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  
殆無所畏者畏者惟吾一人耳人生脩短不可豫量  
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  
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  
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閒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  
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杖威齊衆何  
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剝墨  
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

患良助寒心今羽林黃頭駱驛爭引熊渠飲飛首尾  
電發伏波樓船掩江蔽汜渡遼甲卒充野布隰加以  
先天蓋世之略蕩海拔山之威任輔沛陳羽林鷁鷁  
露動龍驤精騎風驅然後六師雲起九軍星連蜺旌  
外江虹艦中水金甲映平陸鐵馬炤長原蹴南嶽而  
永慨瞰九派而懷恐伐罪弔民復驗於茲甫刑三千  
惟此爲大僕才等不羈志瀝丹欵故奏禍福行矣悵  
然袁褚劉蕭等疏

袁粲褚淵劉秉蕭道成○明時上有脫句任輔沛以下至風驅亦有

缺誤○江文通集

尋陽王子房

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歷會稽太守貶爲松滋侯尋殺之



與吳喜書

太宗初四方反叛尋陽王子房舉兵以應晉安王庾業劉延孫等並從時喜為殿中御史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太宗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喜既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子房傲又與喜書喜答之東兵敗延孫投水死業被殺

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為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

吳喜報庾業劉延熙書

喜吳興臨安人歷淮陵太守假冠軍將軍

賜歿○業新野人為右軍司馬義興太守○延熙延孫弟臨海義興太守

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羣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

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鴉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

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

並宋書○按前書乃尋陽王子房與喜此則喜報業

等永世所得書也尺牘作答尋陽王誤



書言

卷五

書言卷五

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八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四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莒人。世居京口。初為高祖府主簿。委以腹心之任。歷左僕射。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密白高祖疏

此與周祗徐廣劉柳孔審子等並高祖晉末輔政時書疏。

高祖既討平桓玄。安帝反正。為青徐二州刺史。鎮丹徒。而固讓司徒王謐。錄尚書。領揚州。及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楊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與穆之言。穆之以劉孟諸公一時推功。非宿定。臣主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偽起如廁。即密疏白高祖。





高祖由是入輔

皮沈如至其言不可從 宋書

### 穆之帖

所欲足下家弊耳倉卒無祿故推遷不得不用事已御出寧復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啓申師情事也劉穆之白 淳化帖

周祇 國子博士

### 諫高祖書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爲高祖寵任欲令立功晉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譙縱祇書諫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賊固守不出敬宣糧盡軍中多疾疫引還

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飢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比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子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歿亾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



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  
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  
糧士有飢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  
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三疑也今云可征  
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  
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  
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爲治者固  
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  
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  
利也毛脩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歿爲恨劉敬宣蒙

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歿之甘心  
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非所宜  
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宋書○毛脩之字敬文榮陽  
陽武人父瑾秦梁二州刺史  
爲譙縱所殺故云家讐敬宣初與父牢之謀襲桓  
玄事敗奔司馬休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封武  
岡縣男拜江州刺史  
故云蒙生序之恩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  
歷祕書監中散大夫

### 獻高祖書

廣博學歷轉正員常侍領著作義熙六年  
年高祖輔政時有風雹爲災廣獻書

風雹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已所以興政  
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



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  
且恭謙儉約虚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  
既多刑德竝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固應  
難速且小細煩密群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  
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  
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  
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  
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  
愚款之志 宋書

劉柳

南陽涅陽人歷尚書右僕射左光祿大夫

### 與高祖薦周續之

續之字道祖廬山事沙門慧遠與劉遺民陶潛號爲尋陽三隱柳爲江州刺史薦之高祖辟爲太尉掾不就

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  
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  
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於冥內體遠  
形于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  
於窮谷矣竊見處士廬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  
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飢寒俱落  
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



亮留愛昆卉誠箸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  
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  
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 宋書

朱超石

齡石弟歷河東太守中書侍郎兄弟雖出自將家並閒尺牘關中亂與齡石俱歿赫

連勃勃見殺

與兄書

登北邙遠眺衆美都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送其核

又

七里澗有石梁卽旅人橋凡是數橋皆累石爲之亦高壯制作甚佳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

舫過也制作竒狀

並水經注

又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暎蔭可愛

洛陽記○洛水郡國志作洛下暎蔭作蔭

暎

又

楊佺期洛陽記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超石與兄書○按此或疑楊佺期晉人而有超石書蓋注者並引之耳非記引也

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選注○沈

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

又



董道廣川書跋云祕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為考而識之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欄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昔朱超石與兄書云云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三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十八蓋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陽街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為四部又謂春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是古文已出街之出北齊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土方總一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間有異者纔十餘然則知古文尚書益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哉余謂魏一字漢為三字此其得相亂

耶

石經文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文都上下當有

誤脫

鄭鮮之

字道子滎陽開封人晉末仕御史中丞侍中入宋歷尚書右僕射

舉東郡謝綯自代牋

綯朗之孫為高祖鎮軍長史蚤卒

鮮之晉安帝時為桓偉輔國王簿偉進號安西鮮之轉補功曹舉綯自代入為員外散騎

侍郎

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後寧鮮之猥承人之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



言言清語 卷五十八  
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  
通美居以端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  
位擬人請乞愚短其充下列授為賢牧實副羣望  
宋書

### 上武帝啓

伏承明日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

### 武帝答

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

殷芸小說

孔甯子

會稽人歷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 陳高祖

甯子為高祖太尉王簿陳損益

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  
舉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  
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箸於幽賁之爻晉  
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薦賈不賀今舊命惟新  
幽人引領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  
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  
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  
長吏者以付選官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  
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



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已豈容徇物之私今  
非以選曹所詮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  
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  
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  
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  
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於刀筆能事  
之功撫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  
民庇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  
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馳之情甯子  
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宋書

謝瞻

字宣遠一名瞻字通遠陳郡陽夏人歷豫章太守

臨終遺弟晦書

晦字宣明歷中書令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晦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疾篤還都臨終遺晦

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  
爲國爲家

宋書

傅亮

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歷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被誅

與沈林子書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勲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  
之懷實叅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



書言淵詒 卷五十八  
共弘建內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子邪

### 與謝晦書

晦初與亮徐羨之等廢少帝爲營陽王尋弒之而迎立太祖及出爲荊州刺史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拜京陵治裝舟艦亮與晦書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晦以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使承天豫爲答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年尋起兵東下戰敗伏誅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

### 與蔡廓書

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時亮爲中書令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于亮每諮廓然後施行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廓答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王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卽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旣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  
中蔡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



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並宋書

蔡廓

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曾孫歷祠部尚書

### 答傅亮書

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

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梁王彤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正禮徐邈爲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爲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



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  
蓋書家旨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  
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  
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  
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  
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  
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後亦  
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  
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  
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摠方伯而位次故在

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宋書

### 與親故書

廓少子與宗字與宗幼爲廓所重謂有  
巴風與親故書歷中書監左光祿大夫

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  
與宗爲之名以與宗爲之字

南史

### 答妻郗氏書

廓兄軌爲給事中奉軌如父公祿賞賜一皆  
入軌有所資須悉從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  
城妻郗氏書求  
夏服廓答書

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宋書

蔡典宗爲會稽太守下教云秩年之貶著自國書  
籛貧之典有聞令甲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



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  
曠古棲貞處約華耆方嚴山陰朱伯年道終物表  
妻孔耄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嘸滿  
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此教尺牘亦載

王弘 字休元瑯琊臨沂人珣子歷太保領中書監

### 陳會稽王司馬道子

弘為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息未役煩興弘以為宜建屯田陳之道子欲以為黃門侍郎父珣以其年少固辭

近面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與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畷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

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之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



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  
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以垂拱待也

此與甯子所陳  
並應牋記之屬

### 與八座丞郎疏

弘爲衛將軍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  
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左丞江奧吏部郎  
何尚之議並不同弘復爲議  
奏聞太祖詔衛軍議爲允

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  
若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  
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  
四十匹竝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

偷五十匹歿四十匹降以補兵旣得小寬民命亦足  
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

### 上文帝請遜位啓

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  
書元嘉五年春大旱引咎遜位

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  
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  
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  
據則謫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王者之局邴吉  
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  
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苾涌而頃陰



陽隔并亢旱成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  
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  
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念其不腆又重之以  
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  
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今德居之猶或  
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  
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  
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所以僣俛從事循  
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旣鯨鯢折首西夏底定  
便宜誦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

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荏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  
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氓庶上缺皇朝緝  
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  
日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  
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  
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徵塞天  
譴少弭謗讟伏願鑑其所守卽而許之臨啓愧塞不  
自宣盡

並宋書

成粲

河南人  
平陸令

與王弘書



太祖卽位以弘定策功進司空封建安郡公  
上表固辭及徐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  
揚州刺史錄尚書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  
城王義康居守時大旱弘引咎遜位祭與弘  
書弘本有退志由是固  
自陳請乃降爲衛將軍

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  
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  
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暮當今之顯轍明公  
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  
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  
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  
推先宜出據列蕃齊兗魯衛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

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

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 宋書

王韶之 字休泰瑯邪臨沂人  
虞曾孫歷吳興太守

### 駁贖罪啓

韶之晉恭帝時遷黃門侍郎領著作宋高祖  
受禪加驃騎將軍本郡中正西省職解復掌  
朱書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  
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諫詔可

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  
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  
異不問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  
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寔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



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

宋書

到彥之

字道豫彭城武原人歷南豫州刺史北伐兵敗免官復起為護軍

與友人蕭斌書

王慧龍過江入魏仕滎陽太守彥之與檀道濟頗頓淮穎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斌書○魯軌扶風郿人父宗之本晉雍州刺史奔魏軌仕魏寧南將軍司馬楚之本晉宗室宋武帝起誅司馬戚屬楚之亡於汝穎之間聚眾萬餘降魏封琅邪王

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亾人之中惟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為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

魏書

垣護之

字彥宗畧陽垣道人歷豫州刺史淮南太守

諫到彥之書

護之為殿中將軍隨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書諫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

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殲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宣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脩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洛游魂自然奔



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宋書

### 勸王玄謨書

護之遷鍾離太守隨玄謨入河為先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馳書勸玄謨急攻不從敗還

昔武皇攻廣固歿沒者亦衆况事殊曩日豈得計士

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宋書○通鑑况今事迫於曩日

### 垣襲祖護之子

與弟榮祖書榮祖護之弟子字華先孝建中為後軍參軍入齊歷兗州刺史

襲祖為淮陽太守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

第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南史○南齊書作與弟誓

王敬弘本名裕之以字行瑯琊臨沂人歷侍中左光祿大夫

### 與子恢之書

恢之被召為秘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太祖嘉而許之

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

不競之地宋書○南齊書王秀之傳云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

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詰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便是朝隱秀之乃瓚之子按宋書云恢之弟瓚之其說互異南史王裕之傳裕之與子恢之書彼



秘書有限云云至其孫秀之傳敬弘與秀之父瓚之書深勗以靜退然不載書語似兩存也○按杜氏通典宋齊秘書郎尤為美職其例十日便遷敬弘與恢之書云秘書日有限則似以日數言也

牟欣

字敬元太山南城人歷中散大夫

### 暮春帖

三月六日欣頓首暮春感摧切割不能自勝當奈何奈何得去六日告深慰足下復何如脚中日勝也吾日弊難復令自顧憂歎情想轉積執筆增惋足下係愛書欲何言牟欣頓首

書一作生

### 移屋帖

法帖刊誤云移屋有意適閑曠二帖真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

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為逸少則過矣按此二帖本載淳化帖第五卷云古法帖而黃長睿以為欣書因附欣後不必為是

既移屋近西墻微援裏地成大寬援裏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門閤也此屋之東故應作墻直步廊一壁太單空園中彌宜移三間屋故當不甚難重複粗盡圖如別耳

直一作宜

### 意適帖

須得米云當作欣白與上一帖皆羊欣書

足下既有意適閒曠亦當惡暑耶遊矚踈數慰對告今少吾今年病垂耳始小差大小會使疾憊忽移日耳每每深望遠言慰尚賒慨然玄過寄與音介忽忽



書復既與直人理略絕何緣復有周旋理長史斷闊亦不減卿唯公事時相瞻望耳吾面信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計至故應必有香但不知好惡云何耳須得

孔琳之

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歷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尚書

琳之帖

日月深酷撫膺崩叫心肝分膾尋繹懊懷觸感隕絕孤思悒悒自郡地最當奈何不孝奈何念痛悼難勝得去月二示知君所患故爾不差甚有幽悒熱盛比復何似想已轉佳眠食極勝也善將治之孤子竝疾患歎具悒悒腳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悒頓何賴扶

力迷甚不次孤子孔琳之奈何頓首

法帖刊誤云恨恨脚中轉劇近

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郡一作群最作窮君作良甚作反奈何作等

謝靈運

陳郡陽夏人謝玄孫移籍會稽襲封康樂公歷永嘉太守秘書監坐罪棄市

與廬陵王義真牋

王弘之字方平瑯琊臨沂人敬弘從兄晉隆安時為烏程令衛軍參軍解職宋高祖除員外散騎常侍不就家會稽上虞始寧太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靈運願延之竝相欽重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少高尚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與徵士戴顓王弘之等共為人外之游元嘉初徵為散騎郎不到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亦家剡縣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為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靈運與義真牋淳之後起應命為散騎常侍

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竝多居之但季世慕



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  
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  
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  
而已既遠同義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  
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  
謂千載盛美也

宋書○一介  
南史作一介

### 與弟書

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游此惡  
道歎其竒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李白詩遠尋惡溪去  
不憚惡溪惡途開李  
北海灘聞  
謝康樂

### 答弟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爰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

海

海物  
志

何長瑜

東海人謝靈運既東與長瑜及族弟惠連  
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等以文章賞會謂

之四  
友

### 寄宗人何勛書

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  
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勛以韻語叙  
義慶州府僚佐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  
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  
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  
令及廬陵王紹鎮尋陽以爲南中郎行參軍  
掌書記之任行至  
板橋遇暴風溺死



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

宋書○展為臧質長史及質反應從誅何尚之上言得免

孟顓 字彥重平昌安丘人歷太子詹事會稽太守

### 與謝靈運疏

靈運為祕書監解職東還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在會稽亦多徒眾驚動縣邑顓為太守與靈運積構讐隙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上表曰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顓二十七日疏云云披覽駭惋不解所由太祖以為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為有司所糾徙付廣州尋於廣州棄市

比日異論噂喑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

防 宋書

顏延之 字延年瑯琊臨沂人歷金紫光祿大夫領湘東王師

弔張茂度書 茂度名裕以字行吳郡吳人歷會稽太守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高祖以為世子中軍參軍後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邵為吳興太守叅報以疾篤敷往奔省自安都至吳興凡十餘日不進水漿葬畢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哀慟未暮而卒延之書弔茂度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

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成阻而情問無睽

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

悼心有兼但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

何可為懷 宋書



與王曇生書

王弘之卒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稱吏部尚書

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毫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

宋書

與王微書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

書巧為高

王微叙畫○南齊謝赫古畫品云史道碩與王微並師荀衛王得其意史得其似

顏測

延之子官大司徒錄事參軍文帝嘗問延之諸子才能對曰測得臣文

謝司徒江夏王義恭賜絹葛啓

冰紈風絺事膺盛服

太平御覽

何尚之

字彥德廬江瀟人歷侍中開府領中書監

與顏延之書

江左中丞雖亦一時髦俊然膏梁名士猶不樂延之為御史中丞尚之與書

絳騶清路白簡深劾取之仲容或有虧耶

杜氏通典

與中書令王球書

球字倩玉瑯琊臨沂人歷尚書僕射

顏延之為永嘉太守得罪屏居球以名公子遺務事外與延之雅相愛好每振其罄匱後起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之素與狎書與球

延之有後命教府無復允輝

南史

范暉

字蔚宗順陽人泰子

詐彭城王義康與丹陽尹徐湛之書

湛之字孝源東海剡



人歷尚書僕射元  
凶劾入弒見害

義康爲大將軍被黜鎮豫章畢時爲太子詹事魯國孔熙先爲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義康當之因引畢外甥謝綜與畢等共相署置謀立義康以湛之素爲義康所愛因結事湛之告以密計熙先以旣爲大事須得義康意旨畢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湛之表上其事悉被誅

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已有過不聞與物無  
恒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  
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  
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  
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

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  
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姦險好利負吾  
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  
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  
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形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  
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苦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  
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  
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  
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  
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



亂臯孰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  
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勦業  
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  
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  
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臯北闕就戮  
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

宋書

### 獄中與諸甥姪書

畢初爲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  
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及旣被收於  
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沈  
約云畢自序並實故存之

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臯人棄之然平

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  
不悉知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  
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  
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  
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  
處皆自得之於曾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  
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耻作文士文患  
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  
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



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  
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  
自謂頗識其數嘗爲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  
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  
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  
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蹙易於文不拘  
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  
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  
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末開史書政恒覺其不可  
解耳旣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

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旣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  
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  
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旣有裁味故  
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  
實天下之竒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  
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  
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  
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  
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竒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  
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



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賢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宋書  
 ○洪邁隨筆云宋書謝儼傳范曄所撰十志一皆託儼搜撰畢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就儼尋求已不復得一代以為恨其志今闕畢獄中與諸甥姪書曰既造後漢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具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不果此說與儼傳不同

然儼傳所云乃范紀第十卷公主注中引之今宋書却無殊不可曉劉昭注補志三十卷至本朝乾興元年判國子監孫奭始奏以備前史之闕○畢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從地下其謬亂如此

### 裴松之

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仕晉尚書祠部郎入宋歷南琅邪太守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

### 答何承天書

江氏問甲兒先亾甲後亾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齋縗今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松之答承天書承天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答之

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



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為服後次孫宜為喪主終見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

司馬操答何承天操太常丞

有孫見存而以疎親為後則不通既不得立疎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耶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卑無關係為祖也庾蔚之謂嫡孫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為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未竟而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為嫡居喪而此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竝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歷太子左衛率元凶謀弑不從被殺

### 與始興王濬書

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

表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遑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觀饗之資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憐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籀左右而請以為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哀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



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味夫嗟金者哉  
不腆供賦束馬先璧以俟命惟執事所以圖之

### 與何尚之書

尚之為尚書令領太子詹事致仕於方山著  
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  
志淑為太子左衛率與尚之  
書詔書敦勸尚之復攝職

昨遣脩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  
難斯貴俾踈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衛淪慙乎  
曩篇規迨休告雪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缺玄之適  
但淑逸操偏迴野性普滯果茲冲寂必沈樂忘歸然  
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微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

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法矣望眷

有積約日無誤

宋書○尚之宅在南  
澗寺側故云南瀕

王徽

琅邪臨沂人歷廷  
尉為交州刺史

### 與何偃書

尺牘作王微  
與偃書誤

偃叔父悠之為義興太守侍中  
嘗與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

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  
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宋書

徐耕

晉陵延陵人自  
令史除平原令

### 詣縣陳辭

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耕詣縣  
陳辭縣為言上當時以比漢卜式



言計清語 卷五十八  
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饑餒採掇存命聖上哀矜  
已幸存拯但饑罄來久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  
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凡  
瓊敢憂自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  
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食今以  
千斛助官賑貸比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  
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  
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寔  
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過  
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

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 宋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八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八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 五

王微

字景玄瑯琊臨沂人追贈祕書監

與江湛書

微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筮陰陽術數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父憂去官微素無宦情屢除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告絕棲遲環堵苔草沒堦

第心病亂度非但蹇躓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葦門閭里咸以為祥恠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值





何其易傾第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禿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昂於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躑乎書云任官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芄芄棫樸似不如此且第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閣兄

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堯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已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敷山公而以仲容見處徒以搥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禿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真素者又不宜居



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  
賜舉未以已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  
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  
口於齊駢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  
濬濬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魂必靈  
哈於萬里汝穎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  
或從此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  
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  
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  
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

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  
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  
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咲之忽忽不樂自知  
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諛耳

與從弟僧綽書

赤牘作王惟與弟綽又列梁人並誤

微旣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詞采微文古甚頗抑扶表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  
止足爲賢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旦落  
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



言言淵言 卷五十九 三  
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  
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紉行難可詳料疹  
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賢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  
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  
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  
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  
缺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第爲不見之邪疾廢居  
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  
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  
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

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恠笑吾少學作文又  
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賢  
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  
賢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  
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真可謂真素寡矣  
其數旦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  
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  
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  
表裏此內儻疑弟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  
不歿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



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為干飾  
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闔門皆蒙時  
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為叨  
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  
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第所宣雖夏  
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  
為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  
吾何以為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  
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  
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

亦無劔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  
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  
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辨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  
深藏與蛙蝦為伍於勲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  
似不肯睠睠奉牋記雕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屢親戚  
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  
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第自宜以解塞羣賢矣  
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  
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胃心無人可寫比面乃  
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



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

見自可示無急付手

表淑陽源。史臣曰燕太子吐

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  
干表淑笑謔之間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  
欲以身為珪璋激激然  
使塵垢之累不能加也

報何偃書

偃字仲弘尚之  
子歷吏部尚書

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偃亦豫其議  
偃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

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後自恠鄙野不  
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  
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  
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

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  
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喫  
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  
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秩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  
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咲楊子之衰瞻猶  
恥辭賦為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  
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  
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  
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  
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



有徵故門冬昌木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  
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  
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游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  
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  
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蓋亦鳴  
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  
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  
密應對舉止因卷慙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  
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  
礫有資不敢輕厠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沈淪無已區

區之情惕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寒涼  
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  
論旣仰天光不天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  
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畫之累豈  
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儻人加疹  
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  
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賢布所  
懷落漠不舉卿旣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微

王智深宋

紀王微別傳微作叙畫一篇其略曰辱顏光祿書以  
圖畫非止藝行成當與易象同體而工篆隸者自以  
書巧爲高欲其並辯藻繪覈其攸同夫言繪畫者竟  
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以案城域辯方州



標鎮阜劃漫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亡  
 所見故所託不動日有所極故所見不周於是乎以  
 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  
 以為嵩高趣以為方丈以友之畫齊乎太華在之點  
 表夫隆準眉額頰輔若晏笈兮孤巖鬱秀若吐雲今  
 橫變縱化故動生焉前矩彼方出焉然後宮觀舟車  
 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也望秋雲  
 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珠豈  
 能髣髴之哉披圖按碑効異山海綠林揚風白水激  
 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情也

告弟僧謙靈書

僧謙有才譽為太子舍人卒後四旬而微終

僧謙遇疾微躬自處治而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以書告靈

弟年十五始寄宿於外不為察慧之譽獨沈浮好書  
 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  
 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

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  
 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  
 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  
 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  
 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熒然獨坐憶往年  
 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恒慮吾羸病豈圖奄  
 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髮髯觸事歷  
 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  
 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  
 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天酷沒於



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  
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柰何吾罪  
柰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  
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  
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  
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  
不復一見柰何惟十紙手迹封圻儼然至於思戀不  
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  
汝柰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  
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

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  
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  
位有主此必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  
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窻有何慰適正賴  
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悵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悞毒無  
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  
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  
所告諱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  
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者三光  
割嗜好以祈年今也惟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



復云何第懷隨和之寶未及先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栢

杓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寃痛寃痛並宋書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歷廬陵內史忤旨大明時坐居喪無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 報羊希書

朗少愛奇雅有風氣初為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為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朝議遣義恭出鎮彭城為北討大統朗聞解職希為府主簿從義康行與朗書勸令獻奇進策朗報之朗之辭意倜儻類如此

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采何更工邪視已反覆慰亦

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逢知已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為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歿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良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



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  
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家身不絀王臣之錄名不  
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  
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  
增恩價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  
已多料於今識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  
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  
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  
可欲以殞海之鬣望鼓鯁於豎鱗之肆墜風之羽覲  
振翮於軒毳之間其不能俱陪淥水竝負青天可無

待於明見若乃闕竒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  
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  
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  
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  
耳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  
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鳩梁錦實迺竝  
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  
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  
白而醜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勅寇使  
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



君難名致諸侯歛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饜糈而出望旃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縱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頓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喻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歿役不至身蓬藜旣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諮自絕世豪之顧塵生牀帷苔積階月又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讐方校石

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驩然不覺是羲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候振飲之罷俟封勒之畢當敬觀邠艷肅尋伊鄙徇眺燕隴邪履遼衛覲我周之軫迹弔它賢之憂天當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徵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閒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竒於所歸卿相末事也若



言言派言 卷五十九  
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  
害正之徒心竒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  
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負日月躋踐淵海心支身  
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衛整笏振豪已  
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劔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  
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  
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  
薦俊正之士此迺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脩  
戈徘徊左右衛君王之身當馬首之鏑關必固之壘  
交歿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

次也如是則繫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  
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 宋書

牟希

字泰聞太山羊城人歷廣州刺史爲晉康太守劉思道所殺

與安北諮議參軍孫詵書

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嘗爲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希與詵書

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各地又張玄外  
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計當日  
夕相與申意 宋書

孔顓

字思遠會稽山陰人歷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從東師起兵敗見殺

辭衡陽王義季牋



顛少有風力好讀書歷義季安西主簿戶曹  
參軍嶺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義  
季不能奪  
遂得免

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顛遜  
業之舉無聞於鄉部惰游之貶有編於疲農直山淵  
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儻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  
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尚斯難况覲能薄質魯  
亦何容易覲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  
自下所以奉上覲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籍惟舊舉  
非尚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  
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

矣

又

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顛學  
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  
之尤方斯非濫顛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  
能忘懷若實有螢燭增暉光景固其騰聲之日飛藻  
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澹逸伏願矜其魯拙業  
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

並宋書

魯爽

小字女生扶風郿人歷汝  
陽太守從義宣起兵見殺

奉南平王鑠

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歷侍中驃  
騎將軍錄尚書事為元凶劭所任



世祖立  
毒殺之

爽祖魯宗之以義熙元年起義為輔國將軍  
雍州刺史屢建大功與司馬休之北奔父軌  
為魏寧南將軍荊州刺史圖欲歸順未果爽  
少有武藝虜主熹常置左右元嘉末軌死爽  
襲為父官其弟秀才力過爽為魏中書郎熹  
南行遣爽向壽陽仍至瓜步始與秀定歸南  
之謀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遣三百騎往  
界上叅聽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遂率  
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秀從許昌還  
壽陽奉辭於鑠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以爽為  
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輔國  
將軍管陽潁川二郡太守

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  
闔門淪點偽授殞命不可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  
東日蓋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嵩霍咫尺江河匪遠

夷庚壘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虜主猖狂  
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亾殪過  
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籍將旋之  
願齊契義奮臬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逋穢牢洛諸  
城指期克定規以涓塵微雪夙負方當束骸北闕待  
戮司寇懦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敵茂居  
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聞德願垂援拯以慰虔  
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逼逼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  
義潁川聶元初奉詞陳聞

宋書

蕭思話

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  
歷鎮西將軍郢州刺史



奉世祖牋

元凶弒立以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

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濶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今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竝到不謀同時仗

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為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策懦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

書宋  
一月帖 淳化帖作  
梁人誤

一月三日思話白節近說寒切足下復何如比何一涉道久當諸惡耶少首望近吾所患猶爾思話白

柳元景

字孝仁河東解人歷侍中尚書令南豫州刺史為前廢帝所殺○南史作字叔仁誤

元景弟  
叔仁



與朝士書

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世祖入討元凶以為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配萬人為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

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剪討元惡司徒臧冠軍竝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間搃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弈世忠義身為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効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屆道廓清惟始企遲面對展雪

哀情

宋書○世祖時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臧冠軍質

張暢

字少微吳郡吳人歷會稽太守

與從弟張永書

永字景雲茂世子歷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永初為冀州刺史經略河南攻礪碭城大破於虜為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歷城獄元凶弒立起永督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暢與永書云

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源可謂雖在縲紲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汝翰迹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



美忽此蒂芥剋申舊情公亦命蕭示以踈達兼令相  
執共遵此旨 宋書

楊赤牘載張暢答魏虜李孝伯求甘云知更須黃  
耳若給彼軍卽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絕故不  
復致 按張暢傳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與  
魏孝伯往返口語殊衆悉非書也王亦注辨  
謝莊 字希逸陳郡陽夏人  
歷中書令散騎常侍

### 與世祖啓事

元凶弒立莊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  
檄書與莊令加政治宣布莊遣腹心門生具  
慶奉啓事  
密請世祖

賊劬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海  
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

感慶天祚王室敵哲重光殿下文明在嶽神武居陝  
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耻使弛  
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耻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  
元景司馬文恭宗慤沈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  
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荆鄢之師岷漢之衆舳舻  
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羣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  
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闈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  
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不  
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  
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



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次  
永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

宋書

### 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

莊拜吏部尚書素多疾不願居選  
部與義恭牋後坐辭疾多免官

下官凡人非有達槩異識俗外之志實因羸疾常恐  
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  
乘事回薄遂果饗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  
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夏事寧方陳微  
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  
已知尤實懼塵穢彝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癢

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  
心氣餘如縊利害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惛惛常如行  
尸恒居歿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  
思答殊施牽課尪瘵以綜所忝眼患五月來便不復  
得夜坐恒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惛爲此不復得朝謁  
諸王慶弔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  
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應對無方之訴  
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  
氣休健承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閒辭事  
邪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麤糲而安之若命



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亾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亾祖四十七上官新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前時曾啓願三吳勅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sub>以</sub>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病此便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動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

補萬一耳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以歿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眇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拯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垂愴宋書○癘疾恒閉帷避風日作恒閉帷避風朝謁作朝脩今之所希惟在小閑作今之所止惟在小閣拯作接

昨還帖

弟昨還方承一日忽患悶當時乃爾大惡殊不易追企但想諸治昨來已漸勝眠食復云何頃日寒重春節至居患者無不增動今作何治眼風不異耳指遺



承問謝莊白呈左僕射淳化帖

孟靈休昶之子襲臨汝公官秘書監

### 與何勗書

邕穆之之孫嗣封南康郡公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鮫魚嘗詣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床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勗書南昌國史二百許人遍互與鞭瘡痂常以給膳

劉邕向顧見嗽遂舉體流血宋書

何勗無忌之子襲封安成公官侍中

### 與江夏王義恭牋

義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出行於

道遇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牋曰

承復須古物今奉秦李斯狗枷漢相如犢鼻謝綽宋拾遺錄

○因話錄

劉瑀字茂琳穆之孫

### 與顏竣書

瑀使氣尚人為御史中丞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為侍中不得因求益州世祖許之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竣書

朱脩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幙下作謝宣明

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

奴輕漢耳宋書○一旦南史作一日○魏書云朱脩之為宋文帝從事中郎守滑臺為魏將安



言言淵詒 卷五十九 三  
頡所擒魏世祖授以內職為雲中鎮將入馮文通  
文通送之江南○赤牘作牢脩之又列晉人誤

### 與親故書

瑀免官復起為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侍中  
何偃嘗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  
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為吏部尚書意  
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  
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  
篤聞偃亾懼躍叫呼於是亦卒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為多士宋書

南史  
作劉

沈亮

字道明吳興武康人林子子歷  
隨王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

### 啓太祖

亮轉西曹主簿  
啓太祖陳府事

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糝或年始七歲  
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  
而使伏勤昏稚驚苦傾晚於理既薄為益實輕書制  
休老以六十為限役少以十五為制若力不周務故  
當粗存優減

### 詔答

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邪今更勅  
西府也

### 陳太祖

時營創城府功課  
嚴促亮又陳之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  
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後人未明  
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  
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  
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  
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考其卒  
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  
不越樽豈臣疎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  
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詔報

啓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爲  
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  
劇也

籤世祖

亮爲南陽太守郡界有古時石  
塌蕪廢歲久亮籤世祖脩治之

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  
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  
夷猶疆遠肅烽驛近虞郊閉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  
修窘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孚  
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脩畎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



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  
封榛棘綏入姝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塌區野腴潤實  
爲神臯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  
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輿增業惠昭二  
邦庸列兩漢雖効政圖功下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

職同

後缺  
並宋書

書記洞詮卷第五十九

終



書記洞詮卷第六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宋六

孝武帝彭城叅佐

慶孝武帝獲白鹿牋

帝初為武陵王自雍州刺史改授徐州北鎮彭城

伏承獲白鹿於彭城之東山皓質玉映育性馴和文藝

類聚

周殷

啓孝武帝

世祖即位改元孝建殷時為中軍府錄事叅上啓俗倣如此竟不能革



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  
殊產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亾不相知飢寒不相恤  
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

後魏書

顧琛

字弘瑋吳郡吳人歷員外常侍中散大夫

啓孝武帝

大明初琛爲吳郡太守免官傳家先嘗與西陽太守張牧竝竟陵王誕故佐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齋書詣琛等及其二子並有板授時世祖以琛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卽執斬之遣二子送首啓世祖世祖嘉之召以爲西陽王撫軍司馬

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

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卽共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瓘前司兵參軍孔栢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卽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

宋書

王元曾

東海人仕別駕

與劉惠書

惠沛郡相人臨賀太守

劉瓛字子珪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璩亦有名先應州舉元曾與瓛父惠書

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

南史



丘珍孫 寧朔將軍

### 與王僧達書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居剡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俾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珍孫與僧達書僧達答之

聞褚先生出居齋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

王僧達

太保弘少子歷遷中書令坐悖逆賜死

### 答丘珍孫書

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

譬 南齊書

### 求徐州啓

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不許僧達三啟固讓上甚不說以為征虜將軍吳郡太守

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飾



言言淵詒 卷六十一  
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馮慶秦脫  
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  
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辨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  
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  
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  
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 缺 未締其感

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  
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  
之業據旣安之運重以布衣非食憂勤治道而賈誼  
披露廼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

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  
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  
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爲已家國同憂允  
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瘼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  
有愆弊之苦上無侈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  
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  
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  
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  
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  
墻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



書詔派語 卷六十一  
廕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宜裁防閒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林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

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早爲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

宋書

表覲

位武陵內史

臨終與兄顓書

覲子彖字偉才小字史公少有風氣善屬文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覲臨終與兄顓書



史公才識可喜足慰先基矣

南齊書

孫沖之

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從子勛起兵加輔國將軍

與晉安王子勛書

子勛字孝德孝武帝弟三子即偽位於尋陽

前廢帝狂悖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長史尋陽內史勸子勛舉兵未發而太宗先定亂自立進子勛位號琬不從遣沖之等下據赭圻沖之於道與子勛書加沖之左衛將軍以陶亮為右衛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兵進大敗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同逆皆夷滅

舟楫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

挂颿直取白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

亭南洲則一麾定矣

宋書

薛安都

河東汾陰人歷左將軍揚州刺史

### 奉太宗啓書

安都為徐州刺史太宗即位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不受舉兵同晉安王子勛反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郢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請太宗歸款

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歿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

宋書

顧寶先

大明中歷尚書水部郎

### 報父吳郡太守琛書

太宗初即位上流反叛輔國將軍表覬自會稽起兵遣書要琛琛與長子寶素謀議其少



子寶先時為山陰令馳書報琛覬前  
鋒已渡江琛據郡同反兵敗琛歸降

南師已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 宋書

鮑照

字明遠東海人歷選中書舍人為臨海  
王子顛前軍參軍子顛舉兵敗遇害

謝賜藥啓

臣衛躬不謹養命無術情淪五難妙謝九法颺落先  
傷衰痾早及遐近臨猥委存卹癘同山嶽蒙靈藥  
之賜惠非河間謬仙使之屈恩逾脯糗惠重帷席荷  
對銜慙伏抱衿渥

謝永安令解禁止啓

南史照為臨川王義慶國  
侍郎遷秣陵令不云永安

臣田茅下第質非謝品志終四民希絕三仕邀世逢

辰謬及推擇恩成曲積榮秩兼過雖誓投織生昊天  
罔極迄無犬馬孤慙星歲加以淪節雪颺沉誠款晦  
值天光燭幽神照廣察澡豐從宥與物更稟遂晞矚  
陽春湔汰秋水綴翼雲條葺鮮決沼洗膽明目抃手  
太平重甄再造含氣孰比不悟乾陶彌運復垂埏飾  
矯迹升等改觀非服振纓珥筆聯承貴寵豈臣浮朽  
所可恭從實非愚瞽所宜循踐瑣族易灰脆漏已迫  
空荷載燾終責仰復飲冰肅事懷火畢命不勝屏營  
之情謹啓事以聞

論國制啓



言言滄詒 卷六十一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袤丈之木繩墨在焉  
事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問政睦藩國相望君舉  
必書動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  
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  
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  
多殊革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固刊而撰之上著朝  
典藩邦之度下揆國訓繁簡之誼傍酌州府寬猛之  
中章程久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  
忝充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慙悚謹啓

謝上除啓

臣言被宣賜臣上除臣伏事日淺蒙荷已豐天澤所  
及且喜且懼但臣自丁常桓來塗階級非所敢冀今  
日榮願直爾不少冒乞停止上除伏願重許干穢悚  
息

通世子自解

僕以常桓無用於世遭逢謬幸被受恩榮誠願論畢  
久宜捐落仁眷篤終復獲淹停感今惟昔銜佩無已  
但自無堪尸素累載腹心之愧寤寐爲憂今請解所  
職願蒙矜許自奉清塵于茲六祀墜辰永往遺恩在  
心執紙哽咽言不自宣



重與世子啓

奉還誨深承殷勤篤眷之重披讀未終悲愧交集僕以常人所蒙隆厚久應知退非適今日銜恩戀德用缺進心今者之請必願鑒許且僕棲遲無事咫尺館第餐稟風微非旦則夕居職還私兩者無異而於僕無用有以自處豈非仁念始終之惠重致于日彌深慙感

謝假啓

臣啓臣居家之治上漏下濕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鋪絢塗必須躬役冒欲請假三

十日伏願天恩賜垂矜許干啓復追悚息謹啓

又

臣啟臣所患彌留病願沉痼自近蒙歸頻更頓處日夜間困或數四委然一弊瞻景待化加以凶衰嬰遘慘悼終鮮兄弟仲由所哀臣實百罹孤苦風雨天倫同氣實惟一妹存沒永訣不獲計見封瘞泉壤臨送私懷感恨情痛兼深臣母年老經離憂傷服鹿食淡羸耗增疾心計焦迫進退罔躋自乞申假百日伏願天慈賜垂矜許臣違福履身事屯悴歎息和景掩淚春風執啓涕結伏追惶悚謹啓



奉始興王白紵舞曲啓

侍郎臣鮑照啓被教作白紵舞歌辭謹竭庸陋裁爲  
四曲附啓上呈識方洪悴思塗猥局言旣無雅聲未  
能文不足以宣贊聖旨抽拔妙實謹遣簡餘慙隨悚  
盈謹啓

登大雷岸與妹書

妹令暉照答孝武云臣妹才  
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沂  
無邊險徑遊■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  
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  
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

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  
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  
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  
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  
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  
脉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  
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廻江永指長  
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  
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



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  
異基壓江潮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  
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  
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  
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深洞所積溪壑所  
鼓怒之所虓擊湧洩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  
猗洲南薄鷺爪北極雷澱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  
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  
華鼎振涪弱草朱靡洪漣隴感散渙長驚電透箭疾  
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

摧碎碕岸爲之整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  
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鷺海鴨  
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  
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  
草渚浴雨排風吹滂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  
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  
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  
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  
所覩臨塗草感辭意不周

並鮑氏集○十晨藝文作  
一辰智吞愚二句上并有

以字從巖而上作而  
西孤鶴集作孤雛



王景文

名或以字行太保弘之族歷中書監太子太傅賜死

與王道隆書

道隆吳興烏程人為太宗所委信歷右軍將軍桂陽王兵至見殺

景文為江州刺史徵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謂在江州不能潔已與上幸臣王道隆書

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為申啓

宋書

檀珪

字伯玉高平金鄉人祖韶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討盧循合門從義特見寵授

與王僧虔書

僧虔見齊

僧虔元徽中為吏部尚書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僧虔答書未允珪又與僧虔書乃用為安成郡丞

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歿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勅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鯁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飢虎能嚇人遽



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  
爭今春蒙勅南昌縣爲史偃所奪二子勲蔭人才有  
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雖孤微百世國  
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妹爲江夏王妃檀  
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  
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  
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  
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  
雖異猶叅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  
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叨常階

舊途復見侵抑

王僧虔答書

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  
曹卽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  
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  
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

佐佑耳

南史直是意  
有左右耳

又與王僧虔書

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  
氏勲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



書詞源  
卷六  
三  
牟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下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歿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踈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亾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瓠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耻執鞭

並南齊書

丘巨源

蘭陵人入齊歷餘杭令以事見殺

與尚書令袁粲書

巨源宋明帝時自南臺御史為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遣迎之巨源因齊太祖使留京師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乃與粲書竟不被申

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



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竒兵變起呼吸雖凶渠卽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膺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填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閨人惑而民不惑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惟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惟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歿亾以決成敗當崩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擣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彊

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毫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恒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竝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卽就齏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輟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驂翻焉



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勅旨空然泥沈詎其荷敵塵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筭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尉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齧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絙隸帖戰無拳無勇竝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骸如此瞻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

南齊書

何昌寓

字儼望廬江潯人入齊歷侍中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

與驃騎大將軍蕭道成啓

昌寓先為建平王景素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為湘東太守為齊太祖蕭道成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道成又與司空褚淵書淵答之道成嘉其義轉為記室

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賢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慙懃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惑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巔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跼踖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闔無執戟之衛



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濶曲言也一  
淪疑似身名頓滅冤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  
改三元曠蕩之惠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温允獨  
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  
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冤魂昌寓非敢  
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  
紆憤仰希神照辨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  
靈舊塋灰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墟分軀碎首不足上  
謝

與司空褚淵書

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冤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  
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  
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鐘石紀清英是以昔賢  
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  
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  
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  
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  
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惇慎二公之所深鑒  
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比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  
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清



言言  
卷六十一  
識飲涕王每永言終日氣淚交橫旣推信以期物故  
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  
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貪處東甌閑務此竝彰於事  
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  
室何圖時不我與契濶屯昏忠誠弗亮罹此百殃歲  
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霑天澤而幽然深酷  
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窮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  
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  
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  
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豐禍尚回

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似未辨爲世  
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  
亾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  
理恃祁大夫而獲亮矣太子之寃資車丞相而見察  
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故碎首抽脅自謂不殞

褚淵答書

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旣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  
阻元徽未悖專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  
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

並南齊書

沈攸之

字仲達吳興武康人慶之從父  
歷荊州刺史郢城兵敗自經歿



與武陵王贊牋

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自郢州徙荊州

攸之爲荊州刺史順帝卽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齊廢帝剗斫之具以示攸之攸之便有異志齊王蕭道成輔政遣軍西討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時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贊牋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櫜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骼卷鐵之將煙騰颯迅容或驚動

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

又與武陵王牋

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姿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其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旣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歿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



如並宋書

### 與齊太祖蕭道成書

初攸之與齊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歡好以長女妻攸之子元和及爲荊州刺史聚斂兵力高道慶自江陵還都道攸之反狀太祖既弒蒼梧王立順帝以張敬兒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部伍泊沔口敬兒陽厚結攸之信饋不絕是時太祖位司空篡形已成攸之舉兵遣使報敬兒敬兒斬之攸之下當襲江陵遺太祖書太祖答之

吾聞負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

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旣固義無貳計蹙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寔關於厚及明帝龍飛諸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歿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始絕非唯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䟽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



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  
略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  
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身患卿當謂  
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表褚遺  
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寔爲膏腴人位竝居時  
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胷者哉昏明改易  
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  
爲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  
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因  
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爲宗

社大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爲  
啗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  
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  
生自可恨歿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  
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  
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  
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己足下與  
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  
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  
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



言言滙誌 卷六十一  
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温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温彊盛誰能相抗尚畏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相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内外官

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病苟懷貪恠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



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礙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曾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疆爲必先及

南史攸之表檄文疏皆其記室南陽宗儼之辭

### 蕭道成答沈攸之書

周顒傳太祖輔政引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答

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爲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

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歛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及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微之季聽高道慶邪言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恃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



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  
禍詖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益情等家國共詳衷否  
虚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  
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  
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爲況張  
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  
啓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  
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事之相  
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  
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

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  
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久言邪元徽末德執亾禋  
祀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  
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  
脩廢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  
王寧爲失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  
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登齋有  
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  
則接踵成事誰敢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  
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



言言淵言 卷六十一 二十四  
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杖  
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鎮邦家勲經定主而可得  
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  
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勲之次無  
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嘗豫州必曹司州  
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無不可  
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嘖笑入戾乃如  
是乎袁粲劉秉受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鎮遂與  
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長亂宗  
廟有靈卽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表

裏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  
便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  
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  
見貽邪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  
謂吾不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  
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  
流酣飲自若卽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  
代鎮而斷割候迎罔箴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郢  
中所遺董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荊州物  
土雍嶠交梁之會自足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



彼中不無良皮美鬪商賂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  
惟聞大官時納飲食耳桂楊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  
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卽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  
亾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按劍  
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  
書勅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  
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而  
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  
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  
主上睿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盤

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  
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闕象館長  
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  
子元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  
不畏嗶嗶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  
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助足下憂之

並南齊書

○邪言一作流言助一作爲

袁粲

字景倩  
顛從弟

臨終啓

粲領司徒加侍中順帝卽位遷中書監齊高  
帝方革命粲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與劉秉